

漂流

我一个人海上的76天

【美】史帝芬·卡拉汉◎著 刘志勇◎译

李安诚挚作序

送给只身在外，苦难中学会自我成长的探险者
李安拍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时，最主要的工具书。

没有这本书，李安拍不成《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没有这本书，人类无法如此理解海洋；

没有这本书，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潜能的极限……

ANDRIFT
SEVENTY-SIX

IN A LOST AT SEA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漂流

我一个人海上的76天

【美】史帝芬·卡拉汉◎著 刘志勇◎译



ANDIRIFT:
SEVENTY-SIX DAYS LOST AT SEA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流: 我一个人海上的76天 / (美) 卡拉汉著; 刘志勇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54-6798-0

I. ①漂…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12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3-039

ADRIFT: Seventy-Six Days Lost at Sea by Steven Callahan

Copyright©1986,1999 by Steven Callah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策划: 支 歆

特约监制: 王 平

责任编辑: 吴 双 朱 诺

封面设计: 刘红刚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17千字

定价: 32.8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 O N T E N T

目 录

序

似禅如诗的朝圣之旅，发人深省的一本好书 / 李安 1

▶ 序篇

去和海神玩以命相博的捉迷藏 3

我和我的“独行号”说再见 14

1 ▶ 漂流，需要我以命为代价吗？

谁能听见我的信号 27

今天是我的生日 36

史帝芬·卡拉汉 37

邂逅“鬼头刀” 43

瓶中信，许下我的愿望 49

2 ▶ 我在地狱里仰望天堂

我在地狱里仰望天堂 55

吃的，我有吃的了 60

人类，你要为你的暴行付出代价	64
我同时活在现实和梦里	68
新一轮的战斗	74
我的橡皮鸭三世问世了	80
更糟的事情紧跟其后	89
我有了更多的粮食和储水	92
今朝给了我一笔最珍贵的财富	99

3► 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故事

大海，你这该死的	111
我有时间看自己的福气	114
让自己处于最好的状态	116

4► 刚离开地狱，又奔赴了火坑

成功度过四十天	121
宇宙，你可听见我的哭泣与呻吟	125
救救我的橡皮鸭三世	130
我只想做一只鱼，游泳、繁殖、死亡	136
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腐烂	142

5► 死神散去，内心开始骚动

黑暗之渊将我吞噬	157
微小生物，点亮了我的世界	159
人类的污染是我得救的航标	172
瞄准北纬 17 度	174
我吃掉的那条鱼，我多希望它就是我自己	178
我能感觉到，我离陆地很近了	182

6 ▶ 我的命运在前方

我的命运，在前方	187
彼岸，永远无法抵达	189
当鸟变成一片“会飞的食物”	192
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196

7 ▶ 黎明到来了

此刻，我唯一的水源就是降雨	205
一定要这样下去吗？	207
够了，我受够了等待	210
我企盼着大雨，它却飘散在远方	212
黎明到来了	215

尾声

杀戮过后便是重生	221
再见了，我的伙伴	225
原来，人间即是天堂	227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234

似禅如诗的朝圣之旅，发人深省的一本好书

李安

我在筹备《少年Pi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时，最主要的工具书，便是这本史帝芬·卡拉汉的《漂流》。不光是我自己，主要工作人员以及主角，我都要求他们必读这本书。

当然，《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一个有关漂流的故事，但《漂流》是一部亲身体验的纪实之作。从这本书中，我不只可以参考很多第一手数据，更重要的是，作者把这段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于加勒比海上，以小塑料筏独自漂流七十六天的刻苦经历，透过深思反省，写成一册极为感人的好书。

这本书，不仅生动地描述具体的事件，更在情感与思考上有深度的探索。因为史帝芬在漂流时期，一般生存的条件被剥削到最低程度，所以他的感官与心智，出奇的敏锐。他对许多事物的体认是非凡的，举凡对基本物质与工具的珍惜，对自身的反省，对自然的融合与崇敬，对信仰的领会……透过似禅如诗的文字，他把这场漂流的历程，写成面对自己内心与神迹的朝圣之旅，发人深省。

我与史帝芬相识于二〇〇九年四月，当时我正难于下决心接不接《少年Pi的奇幻漂流》。原著是好书，剧本却不知怎么下手，更别提片子该怎么拍。看了史帝芬这本《漂流》，觉得似乎比《少年Pi的奇幻漂流》还有意思。于是我找了编剧David Magee联系史帝芬，然后一起杀到缅因州去向他请教。

史帝芬是一位老式木造帆船的专家，他带着我俩，连同他太太Kathy一起出航，我们在小船上聊了很多，又于次日长谈（这个人，真的可以做好朋友的）。之后，我便决定接下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到了二〇一〇年八月多经费才批准下来，我们在台中建造了一个新式的大造浪池，又把废置的水滴机场改造成片厂工作区。

我请史帝芬来当我们的漂流顾问。当时，史帝芬刚经历有关血癌的手术，才出院不久，便顶着虚弱的身子飞来台中帮忙，真是令人感动。后来在拍摄期间，他不只是指导所有有关漂流的细节，甚至成为我们的造浪顾问。在后期制作时，他也指导了一部分计算机海洋动画。只是没多久，他便因血癌恶化，又开始了一连串痛苦的化疗，又是换髓又是换血。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后期制作既长且烦，有时真让我颓废沮丧。但是，与史帝芬的电话问候与通信中，他的坚毅与乐观，他凡事感恩的态度，对我有着很大的鼓励。不论在海上漂流，或者是在病榻上抗癌，史帝芬的精神是一致的——他永远对能够成为宇宙运作中的一份子感到珍惜，永远尽心尽力的体会与学习，并不吝分享他人，真是一位难得的好人与修行者。

这个世界常常是有历练的人没文才，或是有感性的人没灵性，像史帝芬·卡拉汉这样一位俱全的人，写的这么一本有意思的书，真像是一本福音。

序篇

去和海神玩以命相博的捉迷藏

夜已深，浓雾依然像几天前一样四处笼罩，独行者号持续着划破海面，目标坚定地向英国海岸线推进。我们应该距锡利群岛很近了，但这些航道非常繁忙，而且浪很大，海流也很强，所以必须加倍小心，克里斯和我都保持着高度警觉，突然间在礁岛上的灯塔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它散发的光束高高地洒向水面。几乎同时，我们看见了拍岸的碎浪——我们离得太近了！克里斯压舵，我调整风帆，使独行号与那些肉眼可见的岩石保持平行。我们根据灯塔方位变化的时间测量了与海岸的距离，不到一海里——灯塔的光束范围在海图上标示为三十海里。我们是幸运的，这里的雾没有我们老家缅因州外海平时出现的那么浓。难怪据记载仅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份就有多达二百九十八艘船葬身于这些乱石之上。

次日清晨，独行者号游弋在长浪之上，在微风中摆脱了那片白色雾霭，缓缓滑进了彭赞斯市的港湾。海水撞击着这座吞噬了数以万计船只和生命的花岗岩峭壁，它位于英格兰西南海岸康瓦尔郡。海湾的狭窄入口中处处潜藏着危机——比如那块

被称为“蜥蜴”的礁岩。

今天的天空晴朗明亮，水波不兴，绿色植被爬满了整个峭壁。对于从亚速群岛出发，两周之内只呼吸到带着海水咸味的空气的我们来说，此刻陆地的气息显得分外甘甜。

每次航行临近结束时，我都觉得仿佛置身于童话故事的结局，而这次的感觉尤为强烈。克里斯——我唯一的船员——扬起前帆，独行号船帆轻飘于水上，带着我们绕过坐落在峭壁之中的鼠洞村，继而轻快地滑向彭赞斯市高高的石砌防波堤，安然停靠在那里。

随着最后几圈缆绳整齐地绕上系缆墩，独行号的横渡大西洋之旅就此结束，而我也完成了十五年前所立下目标中的最后一项。曼利当年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做梦，更是如何圆梦。曼利驾驶“小仙子号”实现了他的梦想，而我用“独行号”实现了我的梦想。

克里斯和我爬上石砌的码头来寻觅海关和最近的酒吧。我回眸注视着独行号，心想她就是我的二重生命：我设计她，建造她，并驾驶她出海，我的一切都属于她，我们休戚与共，奏完了我人生交响曲的这一章。该是时候进行新的一章了。

不久之后克里斯就会离开，我将独自驾驶独行号继续我的旅程。我参加了横渡大西洋单人帆船大赛，这是需要独立完成的。不过，我可以把它暂抛脑后，现在是欢庆的时刻，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无酒生活后，我们一起去地方打算一醉方休。

横渡大西洋单人帆船大赛航程起点就在彭赞斯市，途中经过加那利群岛，至安提瓜岛结束。这与我之前的计划不谋而合，本来我就打算去加勒比海并在那里找个工作度过冬天。独行号是一艘快速的巡航船，对于她和那些剽悍的赛船一较高下我是乐见其成。

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赢得奖金，独行号各方面都配备周全。我的对手们

忙着添加舱壁、用特殊的笔在帆上画幸运数字等作赛前准备。而我则在一片喧嚣忙乱中对着当地的肉馅饼、炸鱼和薯片大快朵颐。与之相比，舔邮票和品尝当地酿造的啤酒就是我的全部赛前准备工作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儿戏，情势严峻，又恰逢秋分，狂风大作，一周之内英吉利海峡已被两阵大风横扫而过。许多参赛选手因为船只被风撕裂而耽搁在此。一艘法国船就遭遇了狂风，船员努力将船摆正也无法摆脱她被倾覆的命运。他们只好乘坐救生筏，最后设法登陆在一小片荒凉的海滩上，它的周围环绕着法国布列塔尼亚绵延不断的峭壁。幸运之神却没有光顾另一个法国人，人们在蜥蜴礁岩边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和船只的残骸。一种阴郁的氛围弥漫在每艘参赛船只上。

老威勒比的杂货店隐藏在一条长满青苔的幽深小巷里，它没有招牌，但前往之人却无需指引。我去那作出发前最后的采买。曾有人警告我这家店的老板说话毫无顾忌，但去过几次后我却颇为欣赏他言语的直率。威勒比有一头灰色的乱发，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闪闪发亮，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身材矮胖，长着一双好似曾经绕在啤酒桶上被蒸汽弄弯了的O型腿，这导致他只能用鞋子的侧面走路。当他在店里缓步走动，身体左摇右摆，步履蹒跚，就像一艘颠簸在长浪上的无帆之船。

“我跟你讲，下头那些小船和疯狂的年轻人只会惹麻烦。”威勒比指着港口对他的一个店员这样说道。他回头看见我，低低念叨着：“看，这里就有一个想从我老人家这儿偷更多帆具，给我惹麻烦的人。”

“是啊是啊，捣乱无止境！”我笑着对他说。

威勒比扬起一道眉毛，躲在烟斗后的嘴角也咧开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航海经历：从十五岁逃家出海，在甲板上扯横帆到从澳大利亚运送羊毛到英国。他都不记得绕过了多少次合恩角（南美洲智利火地群岛南端的陆岬，五大海角之一）。

“那个法国人的事我也听说了。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海就为了好

玩吗？我们当年虽然也享受海上的生活，真是享受，但是我们更主要是为了生计。谁要是为了好玩而出海，是会被以消遣之名下地狱的。”

我能看出老先生其实对热爱航海的“疯子”，尤其是这些年轻人颇为包容，于是打趣他：“要是那样的话不就有人来和您作伴了吗，威勒比先生？”

“年轻人，这可不好笑，不好笑。”他语气严肃起来，“可怜的法国人，愿上帝保佑他！告诉我，你要是赢得比赛可以获得什么？大笔的奖金吗？”

“我也不知道，搞不好能得到一个塑胶做的奖杯之类的吧。”

“什么？你去和海神玩以命相搏的捉迷藏游戏就是为了赢得一个奖杯？太滑稽了！”这话说得不无道理。那个法国人事件大概对老人家触动很大，他在那堆东西里硬塞了许多好吃的，动作热情万分，语气却是闷闷的：“走吧走吧，别来烦我了。”

“下次我到城里来的时候一定缠着你不放，比讨厌鬼和收税的人还烦，走啦，回见！”

门口的小铃铛在关门时叮咚响起，犹如一阵轻笑。我听见威勒比先生在店里踱来踱去的声音，木地板被踩得吱嘎作响，同时隐隐传来他的嘟哝：“这不好笑，年轻人，我告诉你这不好笑……”

终于到了开赛那天，早晨我穿过闹哄哄的人群去参加船长会议。比赛还会不会如期举行是最近几天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毕竟最近横扫海面的几阵狂风已经达到飓风的级别。“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强风，”一位与会的气象专家告诉我们，“入夜之后，风力会达到八级左右。”

大家在下面议论纷纷：“一开始就碰上这该死的强风……嘘，安静，他还没说完。”

“只要绕过菲尼斯特角你们就不会有太大危险了，不过最好还是尽量保持彼此间的距离，留下足够操作船只的空间。三十六小时之内情势都会很严峻，风力可能非常强，达到十甚至十二级，浪高可能有四十呎。”

“太棒了！”我说道，“你们有人想包租一艘小赛船吗？很便宜哟！”众人说话的声音更嘈杂了，赛船手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交头接耳：“在这种天气横渡大西洋？太疯狂了吧！”

“大家请听我说，”比赛的主办者打断了大家的议论，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如果我们延后比赛，那么今年很可能就比不成了。现在都快到年底了，我们可能好几个星期都被困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本来到加那利群岛的航程就很艰辛，一旦绕过菲尼斯特尔角你们就畅通无阻了。请大家保持联络，维持清醒，最后祝你们一路顺风！”

人们聚集在环绕彭赞斯市内港的码头上，有人围观，有人拍照，有人道别挥手，有人哭也有人笑。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回到自己温暖舒适的小屋，而我们则走向海洋，开始未知的漂流。

老旧的绞盘在港务长和副手的操控下缓缓转动，随之打开的是两扇巨大的钢门。当独行号的身影出现在两扇门之间时，我大喊了一声：“再见啦！”独行号和我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我原来的忧心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高昂和跃跃欲试。

时钟一秒一秒地转动，我和其他的参赛者一样在出发线附近做一些热身练习，调整船帆，抖动手臂，以此来消除赛前紧张带来的胃部不适感。对那些容易晕船的人来说，最开始的时光会非常难熬。

“预备！”警示旗扬起，海浪一波波地涌进港湾，西风渐起，不怀好意地向我们袭来。我稳稳地掌着舵，借风势调整方向。开赛！我只能看见烟从发令枪口冒出来，声音还没到我耳边就被风吹散了。独行号劈开波浪，一跃向前，引领着其他的参赛船只开始横渡大西洋的冒险。

转入入夜，风势愈加强劲，参赛船只都在与大浪苦苦相持，起初我还能偶尔看见其他船只上的灯光，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完全看不见了。值得庆幸的是风势逐渐消歇，独行号飞速滑行在绵延的长浪上，我看见前方一艘船的白色三角形

风帆，高高浮起，又消失在波浪后方。我把前帆全部抖开，也打开了一些主帆的缩帆，独行号再次加速，赶超了前面那艘船。

几小时之后，我看见了另一艘船的白色铝制船壳，我认得这艘船，开赛时它排在独行号旁边。这场比赛共有两名意大利选手，这艘船的驾驶者就是其中之一。与大多数参赛者一样，他很有亲和力，但此时他的船似乎有点不大对劲——缩起的前帆帆底胡乱撞击，敲打着甲板。我朝着那艘船大喊，但是没有人回应我。独行号滑过那艘船时我把它拍了下来，然后用船舱里的无线电反复呼叫他，可是依然没有人回答。也许他在睡觉，我安慰自己。夜幕降临，我听见另一名参赛者用无线电跟主办单位通话，得知那名意大利人的船沉了，幸好他得以获救。或许我从他身边经过时正赶上他碰上麻烦，所以没来得及回应我。

已经到了第三天，我看见一艘货轮从海面驶过，距我大概有一海里。我用无线电呼叫它，得知在它看见的二十六艘参赛船中，独行号已经把二十二艘船甩在身后。这个消息对我来讲是莫大的鼓励。风又开始大了起来，独行号逆流而上，驶向海洋深处。抉择的时刻到了，我要么选择冒险，设法绕过菲尼斯特尔角——运气不佳的话就会被海浪推进恶名昭著的比斯开湾，要么就迎风换舷，驶向大海。

我选择了前者，把希望寄托在可能会过去的锋面上，让我有可能趁着顺风绕过菲尼斯特尔角。但天不遂人愿，风力愈发强劲，转瞬间独行号就被十呎高的浪头高高抛起，在空中停留了一秒，随即在另一侧落下，发出“啪”的巨响。我必须牢牢抓紧扶手，保持自己不被甩出座位。风在索具间穿行，呼号怒吼，接连数个小时独行号都在海浪中无助地颠簸，倾向一侧，迂回不知所向。

甲板上都是水，我听到海浪撞击船壳的声音，置物架上的瓶瓶罐罐咣啷作响，一个油瓶掉下来摔破了。黑夜沉沉，经过了八小时的颠簸后，我除了继续前进别无他法。我爬进船尾的船舱，把自己扔在床铺上准备睡觉，这里要比船头安静点。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全天候航行衣漂在一汪水上，我匆匆跨过积水，发

现在船壳上居然有一道裂缝。而且随着每一波浪涌，裂缝还在逐渐变大。照这个趋势，独行号迟早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解体。我飞快地扯下了船帆，砍断桅杆，稳住船身，动作像猫鼬一样迅捷。船慢慢向西班牙海岸驶去，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

在独行号抵达拉科鲁尼亚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有七艘参赛船陆续抵达。大多数都伤痕累累，有两艘被货轮撞上，其中一艘还断了一具舵。再看独行号，船壳上凹痕斑斑，一看就是撞上漂浮物的结果。我推测应该是浮木，因为曾看见很多，甚至有整棵树都漂在海上的。从这些年我与航海人的聊天中知道，海上可能漂浮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东西——从船上掉落的货箱、貌似二战时期地雷的带刺铁球……一艘船甚至在美国近海海面上发现过一具火箭！

对我来讲，比赛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我对西班牙文一窍不通，很难进行独行号的修理工作，而找一个法国人开车驶过西班牙坑坑洼洼的道路把独行号载回去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身上钱又不多，船里遍布着海水、洒出来的食用油和碎玻璃，电子自动驾驶设备也烧坏了。雪上加霜的是我生病了，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半。我无助地躺在湿漉漉的一片混乱里，心情糟得不能再糟。

但与其他人相比，我还是算幸运的。在出发的二十五艘参赛船中，有五艘船彻底被毁，所幸无人伤亡。只有半数参赛船能抵达比赛的终点——安提瓜岛。

我的全部修理工作大概花了四个星期，独行号得以重返海面。我不知道自己的备用品和钱是否能支撑到我抵达加勒比海，反正是不够我返航回家。幸好拉科鲁尼亚的航海俱乐部足够慷慨：“这是免费的，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只身在外的航海人。”这四个星期以来，菲尼斯特尔角每天都狂风大作，好多船员都在港口滞留，等着逃向南方。

其实，我们都错过了这个季节出海的最好时机，现在清晨的甲板上会有薄霜，而随着时间推移，霜融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独行号终于再次扬帆缓行，绕过菲尼斯特尔角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经过合恩角。

我需要一个掌舵人，所以找了一个叫凯瑟琳的法国女孩当船员。凯瑟琳之前只有一在大洋上航行的经历，而那艘船在比斯开湾不幸折断了桅杆。惊慌之中，船员用无线电进行了呼救，最后他们被一艘油轮救起，却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的船，承载着他们的多年梦想——随波漂远。凯瑟琳一直想去南方航行，她一路搭便车来到拉科鲁尼亚，并寻找机会搭便船。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儿，她很喜欢独行号，但我当时的心情低落到谷底，无心顾及其他，只有南方的阳光才能治愈我旧日的伤痛。在凯瑟琳的协助下，我预计十四天后就可以抵达加那利群岛。

我们大约用了四周的时间到达里斯本，这段航程无比惬意，独行号随着阵阵清风在宛如镜面的大海上不紧不慢地滑行。看着清澈得近乎透明的水面映出我的倒影，我突然间哪都不想去了。我渐渐适应了航海生活的缓慢步调，而未能完成横渡大西洋比赛的隐痛也在逐渐消失。

在西班牙海岸，古老的河谷深深切入内陆。在这片崎岖的河口地带，唯一可称得上是现代机械的就是驴子拖着木轮木轴的牛车。农夫们在山坡未耕种的空地上采摘喂养家畜的野草，女人们围绕着公用的洗涤槽，在石头或者水泥地上捣洗衣物。港务人员对我们的入境表格仔细研究了一番，带着这些表格在不同的办公室里穿梭，就像小孩子努力想解读象形文字一样。因为我们是这一年多以来头一艘停泊在这片水域的船。

我们穿过浓雾，避开沉重负载的货轮，继续沿着海岸向葡萄牙前进。如果是晴朗的夜晚，那些货轮发出的灯光远远看去就像是圣诞树上的一串串彩灯，每串彩灯大概有十六七个灯泡——那意味着货轮的数量。船的一侧是岩石嶙峋的寂静海岸和翻涌的海水，在另一侧则有重型引擎轰隆作响。如果我们不能借风力而行就自己划桨，这样我们一天往往只能前进十海里。

拉丁民族的生活和慵懒的气候简直让人上瘾，想找个地方停泊下来简直太容易了。我们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这份宁静。在这个航海圈里我们认识了很多

航向一致的朋友，其中有许多是法国人。大家原本的计划都是在一月以前驶进太平洋，但是后来都因为天气原因改变了计划。“也许我们会在直布罗陀海峡度过冬天。”他们这样告诉我。

但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声音在召唤我继续向前，这种渴望比找个安稳的地方整顿来得更加迫切。凯瑟琳有时会摆出委屈的表情，抱怨我对她不够坦白。“你是个冷血的人。”她这样说道。但是我却不能对她的热情给予更多的回应，这反而更坚定了我抵达加那利群岛后要独自上路的决心。

在强度适合的海风的推送下，我们离开里斯本，向着马德里群岛的顶端前行，抵达后我们稍作调整，继续向南前进，目的地是特内里费群岛。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才走完原本预计两周的航程，在这里我向凯瑟琳作了道别。对于又能和我的船独处我居然感到由衷的欣喜。

独行号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当地居民纷纷聚拢而来，就像闻到蜂蜜的熊一样，却把昂贵的大型游艇晾在了一边。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独行号一点也不比他们的近海敞篷渔船大，却能从美国一路航行至此。在一个小港口，所有的渔夫和造船师傅每天早早地就来到海边，耐心地坐在码头上等我起床。他们渴望聆听我更多的故事，尽管我的西班牙文蹩脚得要命，有时甚至得比手画脚。

我几乎要决定把独行号停泊在那里过冬，之前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他们本来可能只想把船停在港口一个星期，结果待了好几年。在这中间他们靠着制作瓶中小船和采集山里的松果来维持生计。德国观光客最爱来这个海滩，他们的购买力也很强。或许我可以做卖画的行当，间或写一些随感。我不能像观光客一样只是东瞧西逛，我需要生产、创作，当然也需要再赚一些钱。我兜里只剩下几美元了，还有债务没还呢。

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大多数航海人都会遇到的：在海上时，你的全部愿望就是抵达港口，补充装备，在温暖的怀抱中放松休息，这种盼望使你往往迫不及待地想抵达下一个港口。然而当你一旦入港，种种愿望得到满足